

何日归线

Another end - Terra

Vol. 14

2023 / 07

人生的路口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本期封面画师

猛男环游世界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在去年的这个月，回归线编辑部筹划了第一期主题刊。我一直认为主题刊是一种很好的，和读者作者们交流思想和价值观的载体——22年7月，人和人的关系；9月，人和乡土；11月，人和或许遥不可及的追求；1月，对过去的告别，对未来的期盼；3月，走出过往；5月，另一个结局……春夏秋冬，缥缈而过，言语淡泊，年岁月。

本月，我们将以“人生的路口”为母题开展故事讨论。我时常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听到这样一种观点：人生想要走向成功，最重要的就是那几次选择，而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让人在那个时刻能有更多的选择罢了。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我不想简单的扭曲和否定努力的意义。但是确实的，选择很重要，一些选择决定了一生。

在本期刊中，我们能看到作者在明日方舟的故事蓝本下，从各种角度诠释和解读“选择”——讲述群体的选择，接引一个时代的导向；细描个人的选择，并见证选择的结果；或是展现过去，展现过往，展现一个瞬间和片段，告诉读者，角色如何走出阴影，走入光明，走向自己决定的选择。

欢迎阅读《回归线》。本杂志的全体编绘人员意在探寻二创的“回归线”，表达作者的“意志”，满足读者的“趣味”——祝愿您能在本刊内容中寻觅到“蜜糖”或“苦艾酒”，上下求索而得所求：或是品味他们的过去，和他们感同身受一齐做出决定；或是体谅他们的选择，置身事外，见证他们的结局。



Artist: Hakuya_owl

目录

1	卷首语	广英和荣耀
4	塞雷娅_新的时代	江齐
8	宁声	温虞鱼鱼
12	雨天	樱 cher
18	林中的复仇者	无尽的苹果
28	一似金黄的明月般I取铳	yoru
44	干员秘闻	
46	漫画	じようわ
48	征稿启事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霜弦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粥铺 陈祚 R3tr0
Mirror
网站维护 武乙凌薇 伪学霸马克
R3tr0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本期禁止印刷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塞雷娅 _ 新的时代

责编
广英和荣耀

◎ 江齐

这会是最坏的时代，也会是最好的时代。愿繁星与你同床共枕。

我们不能忘记，她为了一己私欲，欺瞒国家、践踏道德；我们不能忘记，她的所知所想远超我们之中的每个人；我们不能忘记，她证明了泰拉的天空不止 6152 米。

晚安，克丽斯滕·莱特，莱茵生命的第一任总辖，哥伦比亚大空洞的缔造者，泰拉航空的先驱者。

奥利维亚·赫默，于《特里蒙科学伦理联合宣言》的演讲。

小贾斯汀是位杰出的商人——距离首个跨国民航公司成立已过去半年，我仍不得不赞叹他的眼光。

在两座移动城市上分别建立递质信号塔，在新建地块上铺设跑道与塔台，在道中游历的天灾信使作为信息传输纽带和预警机制……这些基础建设的推进，同时伴随着大量来自上头的不满的声音。但他仿佛只需要一瓶从兰登进口的佳酿、一张从父辈继承的名嘴，就能让铁公爵那样的冷面将军，为他展露笑颜。哥伦比亚和维多利亚，特里蒙和伦蒂尼姆，从此成了两个

日夜便能来往的邻居。

这是我人生里第二次登上飞行器。第一次是坏家伙号，为了能找到逃离莱茵的赫默——现在的她，大概还在为新型矿石病疫苗的临床实验设计而发愁，她可不想让伊芙利特的痛苦，再现在特里蒙的志愿者身上。而我今天要做的，只是从伦蒂尼姆取些钢材运回哥伦比亚，然后让一条在罗德岛定居的羽蛇确认收货、分别转交给基金会和莱茵——这是与维多利亚谈判时，最终订下的长年交易协约。听说舰船上的一些孩子正在将这位黎博利的存在吹得天花乱坠。好在，伊芙利特能管好她身边那群小弟。

民航用的飞行器看上去比羽兽更为修长。听说在炎国，曾有人幻想过这样翼能遮天的生物，名鹏。要登上这鹏，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主动钻入它那金属的腹部，在一行行六列皮椅中，找到安全员分配的座位号。这只金属做的羽兽非常能吃，一口气吞进了百多号人，也不分种族，佩洛、黎博利、菲林……所有坐上后能把两腿从坐垫伸到地毯的，都能进这肚子睡个好

觉。

等待羽兽展翅的时间很漫长。虽说是民航，但利用飞行器长途旅行本身仍是十分奢侈的行为，所以来人非富即贵，需要好生安顿。安全员们来回巡视了好几回，确认乘客的机票，并保证他们都有好好坐在座椅上，才终于通知驾驶员使役羽兽启航。我的位置靠近舷窗，也靠近襟翼，于是能轻易看见它的一举一动。

民航飞行器并没有如坏家伙号那般，有垂直升降用的可变向旋翼，也没有羽兽那般用蛋白质编织成的肌肉。每次想要离地，它都需要充足的时间助跑加速。助跑也并非能在麦田、泥地、山坡上就能随意做到的事——它太大太重，需要充足的动能，于是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容身的宽敞空间与平坦笔直的跑道。

它花了许久才终于把自己高傲的头颅对准跑道的终点。在引擎的轰鸣中，一阵突如其来的离心力让后背紧贴到座椅上。跑道显然仍未修得平整，好几次都把座舱晃得左摇右摆。周遭在啾呀作响，飞行器各处悲鸣，但直到最后，它们都仍是完整的个体。重力忽地从头顶施压，羽兽在终点抬起了脚。

它的羽翼并非一块完整的钢板，而是一块又一块金属拼接成的平面，偶尔还会被上下高速流窜的空气扰动，仿佛随时会散架。但什么都没发生，它只是维持着这样的颠簸继续上升。

飞行器就这么直直撞进晴空下奶白的浮云。云层的内部因为糟糕的透光性，四周看上去灰白一片，一抬头又会被自云隙间刺入的阳光照个正着……那天从聚焦发生器摔出去时，似乎也是这么个光景，可惜那时没多余的功夫欣赏。

晃动还在继续，花钱来体验的贵人们开始抱怨，但没人敢真的解开座椅上的安

全扣走出来呐喊，如同一群被拔了利齿的牙兽。海拔还在升高，钢铁的羽兽还在云海里上浮……天空豁然开朗，从上而来的压迫销声匿迹。它一鼓作气冲出了云层，我看见了碧空穹顶间，挂着的四轮满月。那一年以前，我们仍在看着双月，讨论星空的真实性。

高积云离地 5000~6000 米，这意味着我现在距离星荚只有不到几百米，甚至只需要打破舷窗往上摸一下，也许就能接触到它那光滑的镜面；或是只消飞行员再往上抬升哪怕 50 米，也许我们都将被阻隔层的自我防卫机制轰成碎片；而天灾云就在 4000 米的位置，下降太多的话，中途可能会撞进去。

无论是哪种可能，我们这一舱的乘客，都会成为第二批“莱特夫妇”。

很危险。可是，克丽斯滕，苍穹的那头真的很美。

那两轮被你轰出来的，真正的双月，它们上面的环形山，清晰到我们不再需要专门找天文协会的人，修好那总会因为湖边潮湿的空气而坏掉的天文望远镜——也许我们只要禁止缪尔塞斯拿手碰，或喝醉后撒欢一样到处冒泡，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总之，我们现在已不需要拿着那个望远镜，对着幽蓝的夜空仔细对焦一边又一遍。缪尔塞斯也不用坐在我们身边的小溪前，晃着她那双水做的脚丫，唱起为了解闷的乡曲，再要求我们两个现在立刻停下手里工作，在她面前跳一支华尔兹。

可这景色正在消失，克丽斯滕。你离开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已经观测到，乱序的星空向那轮双月挪动了肉眼可见的毫厘。只消不到十年，你为这片大地展示的夜空，就会完全被愈合的星荚掩盖。我们便会失去又一个冲上苍穹的机会。

你是在那里等我吗？在那轮和泰拉一

样宏伟的“星星”上，在它背面某个环形山里，偷偷探头看向泰拉的哥伦比亚？还是说，你还在带着那 750 株不知生死的植物漂流，在漫无边境的夜空里，寻求那道来自不知何处的光？

思绪纷至沓来，竟把我累得眯了眯眼。

……

再睁眼，天色已然黯淡。在那破洞中若隐若现的星群，学者已然发现它们存在一定的运动轨迹，并最终推定出了一个可能的星象图——这意味着什么尚未明晰，但正在哥伦比亚郊区秘密开展的载人航天项目，会很高兴知道那个被克丽斯滕·莱特击穿的洞口，哪个时间段不会有小行星带经过，从而规划出精确而安全的日程表。听赫默说，那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是斐尔迪南，可他却不知为何恐了高，这个临近尾声的项目需要找人做志愿者。

也许再过不到半年，第一次实验就会开展……我们也只有三四回实验的机会，再之后就必须先想办法击破已然愈合的阻隔层。

我会在那之前尝试追上你，克丽斯滕。我只能尝试，我不能保证。

作为全莱茵唯一一个从 6000 米高空坠落而无大碍的人，我也许是最好的实验对象。

……

知道吗，克丽斯滕？

我现在也是莱茵的总辖，我现在也准备飞上天空。

莱茵的传承也许不过如此，但莱茵生命成立的意义不止于此。

民航将会普及，递质将会被用于导航和通讯，新能源将会取代源石能，感染者将会骤减，歧视将会逐步远去，赫默所创立的伦理委员会将是科学最好的监视器，真正能在太空存活的植物物种将会被记录……莱茵的舞会也重新提上了日程，只是不再能见到你和那群老家伙，都是些新面孔，我也许会同赫默一同待在角落里，看他们跳现在新兴的舞曲。

你所撕碎的天空曾经带来了混乱与惊惶，我们见证了民众对星空那双眼睛的恐惧，我们见证了国家为这个大洞的所属权争执的丑陋。可你也带来了希望与方向。这会是最坏的时代，也会是最好的时代。

我好想你，克丽斯滕。

泰拉仍记得你，克丽斯滕。

晚安。愿繁星与你同床共枕。



Artist: WYDBZ

宁声

◎ 温虞鱼鱼

Artist
大青

Artist
星期几

责编
瑶濯

我们在白桦林下相遇，我们决定自立门户

卡兹戴尔这个月份的春意还未完全退却，湿润的空气里却已经带上了夏季的草木腥气，一股白桦林间的夜风从身下的潮湿泥土和草皮上掠过，暗暗激起出一股未宣之于口的酸涩和冷淡感觉，伊内丝从睡袋里伸出手拧了一株野草，在篝火下一条细致的影子被拉长擻细，陪衬在它身侧更庞大的一团旁边，伴着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微微摇曳扭动。

她掐断它脆弱的茎时，淡绿色的汁液从指尖缓缓流向指腹，想抹开这种轻盈的液体却也只是让其他指节一并被沾染，液体接着火光在皮肤上缓慢流淌的感觉就像是血液。虽然赫德雷看起来并不避讳死这件事，伊内丝在疤痕商场也没少见到前些天活蹦乱跳的人在下一刻就被抬进来扔在一边，但似乎疤痕商场里的很多东西都影响不到她，或者说她没去想那些事情。

疤痕商场总是安静的，佣兵们各自窝在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去梦里寻找迷醉的真实，或者在现实里空洞地看着有人被架出去或者被抬进来，只有在痛楚订单

被撕下或者被新的赏额覆盖时才能勾起这里人群的骚动。

“别看了，有佣兵没死成。”早些时候看围住订单的人群就已经里外层层叠叠，对着一张纸数着上面的数字，赫德雷只瞟了一眼就低下头磨着自己的另一把刀。“不会是个小数目。”

“听起来就不得了。”伊内丝深深看了一眼身边被刀钉在身边的那张薄纸，随后低下头继续给赫德雷手中刀刃上浇一捧水。

“越不得了的佣兵越该死，越难死的越值钱……”赫德雷几乎是嘟囔了一句，磨砺的刀刃划过手指拉开一条轻盈的口子，血液从中间慢慢渗出，一滴落在他们的委托纸上，像某种对于谶语的不祥回应。“伊内丝。”

“赫德雷，”伊内丝接过他手里那把剑，在石头上一下下来回刮动。“把你的教育时间留到下一次任务结束之后好吗？”

“不，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在战场上面对难以抉择的死局时，作为一名萨卡兹



雇佣兵，特别是这样优秀的……”

“你想说，”伊内丝下意识地想伸手去摸自己的角，抬手的小动作被赫德雷看在眼里，她面不改色地捞了一点水淋在白花朵的刀刃上，仰头对着赫德雷的目光。“应该找个机会跑掉？”

“不，雇佣兵首先要完成客户的委托。”赫德雷少见地皱起眉，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着，他这句话说的缓慢，但尾音短促而简洁。

他接过伊内丝手里的刀，慢慢擦拭干净上面的水渍。“我想说，在这之外小心别死了。”

身边不远处细微的咳嗽声让她缩回手，思绪同时钻回温暖的睡袋里，视线从睡袋的边缘探出，影子在瞬间被习惯性的打散融入到夜晚地面的枝叶疏横之间，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拱卫在一团篝火旁。

然后所有的源石技艺在下一刻消失，酝酿在空气中的压抑色彩与气氛荡然无存，赫德雷拖着自己的睡袋走到离她稍远

但是更靠近林子的一侧。

“那边有鸟叫，这边安静点，而且我习惯守着路口空旷的地方。”赫德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小声地像是在自说自话。

伊内丝探出头转了转，虽然她不确定是否听见了鸟叫，但赫德雷现在躺下的地方无疑更靠近林子里的一处路口，他的脚正对着树林外木牌的方向，下一刻她就看见赫德雷闭着眼睛翻了个身，怀里还抱着他给自己解围时用的那把武器。

“所以我们明天做什么？”她决定打破短暂的寂静。

“战争，伊内丝，跟着报酬投向一场新的战争。”赫德雷后几个字被淹没在他的哈欠声中，伊内丝感觉到那边的气氛似乎都凝固了一会儿。“早点休息。”

炮火和源石技艺就像是一对双胞胎，在酝酿良久后同时从战争的子宫中艰难分娩，给这片土地泼上又一滩浓墨重彩的血迹，迫使着生命在一片狼狽中艰难爬行，比阳光更早唤醒卡兹戴尔清晨的永远是爆炸的火光与源石技艺的破坏声。

地面在他们眼前爆炸前时赫德雷就已经扑向了伊内丝，火焰和土石的冲击被一股轻柔的烟尘化解，但一块尖锐的石块依然笔直撞向赫德雷，在他推开伊内丝的同时划开他的额头，随后更多的泥土和石砾伴着轰鸣声从天而降。

伊内丝是从一堆泥土里爬出来的，她无暇顾及自己身上被撕开的衣摆，而是直接冲向一边摇摇晃晃起身的赫德雷，扶住他后她才听见四周巨大声响中的细微呻吟，惨叫，扭曲的声音夹在庞大的战争机器中只剩下气若游丝般的哀嚎。

“至少按人头来算，我们超过昨天那群家伙了。”

“这样不行，赫德雷，这样行不通。”伊内丝拉起赫德雷，把他的一条胳膊架在自己肩上，盯着看眼前的大小弹坑与未燃尽的火焰，地面已经被谁的血染红大片。“我们得自立门户。”

“如果你觉得不划算，你大可不必像只受惊的羽兽一样。”

“忘掉你那一套吧，赫德雷，我们得自立门户。”

“你现在可一点都不像个萨卡兹。”

“……现在我不想听这些东西，一点都不想。”伊内丝伸手抹掉自己眼角处的血迹，修长的影子开始慢慢攀附裹挟起他们的身形，带着他们回到昨夜里那堆篝火之余烬堆旁。

“那你想听什么？”

“告诉我你不会死。”

“萨卡兹都活的够久了。”

“你死在这儿可会少领好大一笔钱，队长。”

伊内丝光是想着身上没有一点针线就开始绕着赫德雷来回走，直到被赫德雷伸手拉住。

她捧着赫德雷的脸只顾盯着额头上的还在流血的伤口，全然没注意到后者耳廓通红，接着她就看到一团灰色的余烬围绕着伤口缓慢流动，在亲眼确认伤口正在被源石技艺缓慢修复后她依然伸手拧了一下赫德雷，隔着衣服掐到他结实小臂时还是赌气一样松开。

“有点狼狈，嗯？”赫德雷慢慢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伊内丝背对着他。“但也不算是坏结果。”

“战场上怎么可能来得及保持形象。”伊内丝伸手擦掉自己眼角渗出的血液，使用源石技艺过度的表现。

“那我们在回去之前，最好先来探讨一下刚才的那个想法。”赫德雷倚着一颗白桦树伸手拉回伊内丝。“刚刚说自立门户，伊内丝？”

几天后，伊内丝和赫德雷把新的赏额连同委托一并贴在疤痕商场，伊内丝在人群拥上之前似乎能闻到一股气味，她要等到许久后才会了解到那股气味的来源：它并不是来自那些无法缝合的伤口和难以愈合的创面，而是扎根在脚下这片大地中一切的一切，那是一切在无声中滑向不可挽回的征兆。

死亡的人在死亡中腐烂，活着的人在生活里腐烂。

但她看向赫德雷，毫不意外，她的身影正在赫德雷瞳孔中倒映着。他拉起伊内丝的手，粗糙的掌心正好扣住她指茧还未成型的手掌。

他们转身从人群中穿过，伊内丝已经想好了说辞。

“我们在白桦林下相遇，我们决定自立门户。”



雨天

◎ 樱cher

Artist
阿黛

责编
广英和荣耀

杜宾看着那双盈盈的绿眼睛，
像是看到了玻利瓦尔那片被春风吹拂过的大地，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
生命的气息飘散在原野上

玻利瓦尔很少下雨，大地总是干燥的。

但也有下雨的时候，比如她曾经的部下们死去的那天。阿兰还睁着眼睛，那两潭绿色空洞地映出阴谋的模样；胡安的手臂不知所踪；何塞的家书染满鲜血，被踏烂在泥土里……杜宾闭了闭眼。

太久，太久了。同伴们的面容都已模糊不清。她也无法想起那一天，究竟是天空在为死者恸哭，还是从始至终，只有自己的眼泪砸在干润的大地上，被吞进，消失，就像自己从未哭过，就像他们从未活过。政治家不会怜惜人命，服从愚蠢的命令，或是背叛，二者同样糟糕，但杜宾必须做出选择。

她有些迷茫，像她这样的士兵，或者说军人，存在于世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维多利亚常常下雨，大地总是湿润的。

自己无法忍受成为政治家的工具，毅然决然加入了民间自卫组织——那时她心中希望尚存。然后她来到维多利亚执行任务，那个改变了她一生的，多雨的阴郁的国家。雨水降落地面，街道上空无一人，告示板上用被润湿而模糊的粉笔字涂写着

今日的打折书籍，空气中飘散一种沉降的烦闷感，军靴被水花溅湿，杜宾在屋檐下等着大雨过去。

有什么在接近，她的耳朵动了动。孩子，菲林，不足十岁，脚步轻快，大概家境优良。军人的直觉让她迅速回头，身后的小女孩却像是被她吓了一跳，祖母绿般的双眼怯生生的。

杰西卡走在路上。

小姑娘正是贪玩的年纪，贵族豪门的繁文缛节简直令她窒息。女仆们无论如何也抓不到灵活小巧的菲林女孩，她唱着自由的颂歌跑出家门，小皮鞋嘎吱作响。对她来说有些过大的雨伞旋转着，水珠受力四处飞散，又被重力牵引至共同的归宿。街上是可以放声高歌的空旷寂寥，只有雨水击碎在地面的声音。

她突然看到书店外有一个躲雨的人，高挑优美的线条，军装更显英气。她跑过去，被对方突如其来的回头吓到，愣愣地看着那双充满疑问和提防的眼睛，一时发不出声音。

杜宾凝视着孩子，战场经历让她对这些人畜无害的外表下隐藏起来的那份未知极其警惕，那双状似阿兰的绿眼睛又令她想要卸下心防。

她俯下身去，在那对瞳孔里看到自己，恐怖，肃杀，带着硝烟与战火，像是儿童蜡笔画里一个突兀的剪影，与洋娃娃和小熊格格不入的黑白死神。杜宾有些厌恶这样的自己，她别过头去，小姑娘却轻扯她的衣角。

“你是军人吗？”孩子仰起头问她。

“我是。”

“那你会保护我吗？”

杜宾愣住了。她想起自己探查废墟时曾遇到过一个孩子，一个面黄肌瘦，端着和他一样高的大弩的孩子。他瑟缩在角落里，在看到她的那一刻扣下了扳机。

时至今日，她仍记得那张小脸上如临深渊的恐惧。

环境塑造人生。她忍不住伸出手摸了摸面前毛茸茸的小脑袋。

“会的。”

“一直都会？”

“一直都会。”

她看见那孩子笑了，天真，纯净。年幼的菲林将雨伞和一个精致的布袋塞到她怀里，转身跑开。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细密雨丝交织成的烟幕中，再难寻觅。

杜宾撑开伞，缓步走进大雨中。

士兵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她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答案。

后来杜宾辗转去过许多国家，许多地区，它们有些像维多利亚一样多雨，有些像玻利瓦尔一样干燥——但她再没遇到过像那孩子一样的存在。维多利亚发生了政变，她想知道年幼的菲林有没有被卷入其中，现实却是她被矿石病束缚住双脚，再没机会踏足那片湿冷的土地。

她常常回想那一天的事，田野上，星空下，落雨时，行军的营帐里，逃亡的旅馆中，她会想起那对绿眼睛，想起她赠予的礼物——雨伞在某次敌军突袭中为她挡下致命一击，她跑遍了城内也无法修复断痕；布袋里装着不好看却好吃的饼干，细小的碎屑散落在用作内衬的丝绸上——风吹日晒使它破旧，褪色，但没有落得和雨伞一样的下场，仍被杜宾珍而重之地带在身边，她抚摸它，就像过去千百次做过的那样，就像在抚摸它曾经主人头顶的发旋，温和，平静，兵戈相接之声都暂时远去，她闭上眼，记忆中的笑容比万物美丽。

士兵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她觉得答案越发明晰。

命运总是奇妙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杜宾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她深以为然。她正拿着一份黑钢的简历。

绿眼睛，墨蓝色的长发，穿着士兵制服。

当年的孩子已经长大了，那对绿眼睛变得沉稳深邃，让她联想到密林深处幽静的湖水。

杰西卡，上帝的礼物。真是贴切，杜宾想着，杰西卡的存在确实是一份相当厚重的大礼，当然，对她而言的。

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数据均衡的少女成为了她的学生，而她再一次品尝到了那种总也无法重现的味道——毕竟那是少女亲手烤制。而现在它们也拥有了和味道相称的优美外形。“教官”的生活日复一日，有时她凭栏远眺，觉得那些军旅生活就像跨世纪般遥远，成了一场场在黎明前破碎的幻梦。

杰西卡很憧憬军人。为此她同深闺大

小姐的生活告别，成为了黑钢的战斗人员，又为罗德岛提供协助。很多人理解不了她的选择，于是嘲笑她，议论她，甚至诋毁她，但杰西卡不惧怕这些，更何况她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太清楚了。

她不过是选择了那个雨天撞入她眼帘的身影，选择了那身笔挺的军装，选择了那张已经模糊在记忆里的面容——尽管她还记得那人有一颗泪痣。她举起枪，源石技艺精妙流转，子弹穿透了虚拟敌人的头部，后坐力使她伸出的手臂微微发麻。

现在是实战演习。汗水刺激双眼的感觉痛苦至极，杰西卡忍耐下来，紧盯准心中的敌人，余光却瞥到了立在一旁的杜宾。她注意到教官正以一种蓄势待发的姿势观战。

很奇怪，她想着，很奇怪。稍一走神，对面的敌人向她扑来，千钧一发之际被细剑钉在墙上。她自心底感激芙兰卡前辈。

演习有惊无险地结束，杰西卡独自来到训练场，靶子一个接一个被击碎，心思却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她反复回味那无限惊险的一瞬间，她确定她看到了，她看到了，杜宾教官在那时的反应，像是要立刻冲过来，而不是等着她们自己解决，气定神闲地——要知道演习中受伤是如同喝水一样正常的事。

杜宾教官的脸上有一颗泪痣。

当天晚上她久违地梦到了过去的事，雨天书店的屋檐下，穿军装的人瞭望看不到的远方。对方回过头来，那身形和杜宾教官重叠又散开，朦胧烟雨中唯有那颗泪痣清晰如故。杰西卡睁开眼，梦里水滴破碎在石板上的声音犹在耳畔。

窗外仍是漆黑，今天会下雨。

时隔许久，杜宾收到了一个对她而言陌生又熟悉的任务——审讯。对面的俘虏

还是少年，身体表面却已经源石丛生；作为基层战斗人员，杜宾意识到她无法从他嘴里撬出任何有意义的情报。

这小子没有价值。她叫来了杰西卡。

“杀了他。”

“……请问……您说…什么？”

“我说杀了他。”声线没有一丝起伏。

“啊……”

枪口对准那个慌乱不已的俘虏。杰西卡的双手剧烈颤抖着，眼里的慌乱不比对方少，但更多的是不忍和同情。她艰难地开口，声音悲哀艰涩。

“杜宾教官……可不可以，放他走？”

“动手。”杜宾的声音冷冰冰的，不容置疑。她知道杰西卡下不去手，就像她知道杰西卡一直很努力，也一直很善良，善良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它并不适用于战场。自己需要将她培养成战士，而战士……绝不能过于善良。

那双原本怯懦的绿眼睛里逐渐燃起了一种杜宾再熟悉不过的情绪，虽然它不应在此时出现。那是坚持，杰西卡已经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她绝不退缩。正如自己绝不放弃锻炼她。

两人僵持着。但僵局很快出现了转机。

博士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而直到刚才还瑟瑟发抖的俘虏突然摆脱了束缚，炮弹一般冲向这位敌方的指挥官——

子弹穿过他的头颅，温热的鲜血飞溅到杰西卡的脸上。她的手中枪口仍在冒烟，随着血液的冷却也渐渐失了温度。杜宾向博士表示歉意，博士只是摸了摸杰西卡的头，那双绿宝石眼睛里的情绪晦暗不明。

她知道杰西卡不再是孩子了，那颗子弹就是她日复一日努力的证明，她的体魄和技艺已经十分优秀。因此作为教官，她现在应当训练杰西卡的精神。但这对吗？

杰西卡不会再是孩子了。记忆中的小

姑娘远去，消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无可挽回的幻象。是自己亲手摧毁了那份曾经点亮她生活的天真和善良。

士兵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她突然有些动摇。

杜宾看向窗外，雨水正坠落。

龙门的巷战很激烈。杰西卡举起那把已经成为她亲密战友的枪射击，手臂像山脉一样沉稳有力。她在小巷间奔跑穿梭，皮靴重重踩在满地积水上，四溅的污水沾湿裤脚，雨滴汇集，在脸上流淌出一条条纵横的纹路，湿发紧紧黏在脸侧；唯独那双碧玺般的眼睛，坚毅得像是有火焰在燃烧。

突入大楼，解决掉潜伏的敌人，击杀暴露位置的狙击手，登上二楼，一切都随着计划推进，行动似乎完美无缺。

一发子弹擦过她的耳朵，嵌进身后的墙壁里，通讯装置被击碎，坠落的同时杰西卡猛冲出去；对面小小的袭击者被后坐力震飞了武器，再转头时杰西卡的枪口已经抵住他的眉心，手枪上膛的声音和通讯装置碰撞地面的声音同样清脆。掉落的武器被她一脚踢开，双眼紧盯手足无措的袭击者，划破的耳朵上火辣辣的痛感燃烧神经。她和孩子对立着，沉默着，但她最终垂下了枪口。军装口袋里有不知什么时候装进去的，已经被压碎的饼干，她掏出来晃晃，看到孩子眼神随她的动作而游移，双手紧握，怯懦不安，杰西卡将饼干塞给孩子手里，动作和多年前塞给那名军人时一模一样。她摸摸孩子的头，那对尖尖的小耳朵抖动着。

“杰西卡，你真的想要成为军人吗？”

“是……是的！请您教导我！”

“那么你认为军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她不知道，所以选择了沉默。

“听好，杰西卡。军人，常常带去毁灭。但是毁灭和杀戮都不是目的，它们只是手段。军人的存在意义是——”

回忆中杜宾的身姿和话语骤然中断。杰西卡猛地转身，将孩子推到自己身后，枪口对准楼道口，源石技艺一触即发。

杰西卡失联了，这在巷道战里是相当致命的一点。罗德岛不熟悉龙门这片战场，失联极有可能意味着遇险，杜宾在泥泞中奔跑，通讯终端上杰西卡失联前最后发回的位置不停闪烁着，像是催促的号角，又像是危机的预警。

一幢大楼。她匆忙赶到，军装已经湿透，大雨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让本就阴森的楼道更加灰暗，楼内寂静无声，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尸体堆积在各处，她认出那是杰西卡的源石技艺。杜宾谨慎地踏上楼梯，眼神搜寻着绿眼睛菲林的身影。有什么冰冷的东西突然抵住她的后脑。

“不许动！……啊……杜宾教官？”

她诧异回头，正对上那双有些歉疚和不安的绿眼睛，一只手拢在背后，有两只小小的耳朵探出来。一个菲林小孩。那孩子扯了扯杰西卡的衣角，她微笑着俯身对小孩介绍自己，用那双夺走过人命的手擦去孩子嘴角的饼干屑。和用枪口制住自己的时候判若两人。

善良是一种可贵的品质。

但它真的不适用于战场吗？

杜宾意识到要终结残忍和痛苦，靠的是杰西卡这样的“下一代”，每一代的“下一代”。环境塑造人生，杰西卡对战场的理解脱胎于自己，却已经有所不同。

“杰西卡。”

“是，是的！杜宾教官！”

“军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杜宾看见那双眼睛变得亮晶晶的，和多年前那个雨天如出一辙，那眼睛里的光芒让自己为守护它而奋斗到了今天。她很高兴还能看到那对绿眼睛没有变得像自己一样。

“那…那个，我认为，是保卫！”

保卫。杜宾想起最初的雨夜里，她许下了一个承诺，她一直都记得。她摸摸杰西卡的头，像她曾经做过的那样。

“你成长了，杰西卡。”

杰西卡红了脸，她行了一个立正礼，向自己道谢，细长的尾巴在身后轻快地摇着，诚实表达了主人此刻的心情。杜宾看着那双盈盈的绿眼睛，像是看到了玻利瓦尔那片被春风吹拂过的大地，春水初生，春林初盛，生命的气息飘散在原野上。

雨停了，金光从大楼已经破碎的窗户洒落进来，弥漫到孩子的脚下。她们知道是时候了。

杰西卡知道踏出大楼意味着重新迈进枪林弹雨，尽管这也意味着重新沐浴在阳光下。她必须保护那孩子，但是杜宾教官在，她想自己或许可以不用表现的那么坚强，说出害怕的权利在此时重新回到她的身上。

“杜宾教官，如果外面很危险怎么办？”

“我会保护你。”

“一直都会？”

“一直都会。”

杰西卡向着那片璀璨的光迈出了第一步。



Artist: 七茶春雨

林中的复仇者

◎ 无尽的苹果

Artist
weibo@夕樾

责编
瑶濯

梦是一个悠长的傍晚
伴随着憎恶，惶恐和悲伤
老农慢悠悠吐着烟圈
告诉她死亡是一场远航



西洛娜人生中有印象的第一个梦是在五岁时做的。一头哀嚎的驮兽冲破细丝串成的雨幕闯入林间，旋即恣意红莲就舔上胫部，身后，燃烧着烈焰的獠牙踏过它愈发沉重的步伐扼住它的脖颈。那是一头熊的轮廓。她恍然惊起，觉真实无比。当她向祖父询问，祖父却只是默然，任凭她抓着自己的胳膊摇晃。

后来西洛娜方知，那场梦堪称对过往战争的绝佳反映。她出生前十六年，乌萨斯帝国结束了与卡西米尔无数次交锋中的又一次，逼迫战败者订立城下之盟，割让东部的大片领土。梦醒时分，人们惊于自己如今无可奈何地身处两国交界。那天清晨，新生的太阳变成了黑色。




在很小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即便以儿童的标准来衡量，西洛娜也是个很爱笑的孩子。看到一片刺眼的白雪中裂开一条

嫩绿色的隙，她会笑；看到光自郁郁葱葱的树冠间滴落，她会笑；看到无垠田野如同雏鸟成熟换上崭新的金羽，她会笑；看到埃拉菲亚族人们角上叮当作响的银饰被篝火映得通红，她也会笑。甚至曾有一位劳作完的妇人拍着胸脯，喘着气诧异地惊呼：上帝啊，究竟有什么让这个小女孩咯咯地一直笑个不停呢？

但这片纷繁严酷的大地会在六岁那年告知她，上述欢乐的理由至少有两条并不似最初看来那样可靠：麦浪仅有涓涓细流最终淌进人们的粮仓，而印象中那般盛大的庆丰收之宴也只发生过一次。更不必说，她在这一年第一次亲眼见证了死亡。灰蒙蒙的早晨，大家聚集起来，穿过泥泞的土地，朝那座屹立于空地中央的教堂进发。彼时西洛娜因素未谋面的肃穆氛围而感到奇怪，询问大人后得到的答案让她被一团疑惑包裹至于身临深崖般悚然，她的目光颤巍巍地撞上前方黑色的长箱。在她身后，十月的第一片雪花坠下，刚触到坚硬的地面就化作齏粉，昭示着北方漫长冬季的开始。





西洛娜一天天长大，祖父母相对应地一天天衰老；不过生活倒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善良的人们亦会想办法帮助这个孩子逐渐变成顶梁柱的家庭。而谈到谋生，除去在这片土地上培育千年的作物，村庄里还有十几年前引进的新物什——马铃薯，相传自极其遥远的高山而来。东家鼓励他们种植这耐寒而高产的作物。诸如挥舞锄头、把绿色的秧苗埋入地下再夯土……此类需大气力的活儿西洛娜当然不能指望，不过乡村繁重的劳动无法容许哪怕一个悠闲的人存在，因而七八岁时她也理所当然地被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合适的位置：捡拾翻出的成熟土豆——如果雨水太大的话还得为它们抹掉湿泥——接着装上篮子，再一筐一筐地填满独轮车的腹腔。

待到十岁时，已习惯于忙碌的她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她和唯一的亲人，再包括熟识的村民们，宛如大家栽种的土豆，平时只能在黑暗中默默萌发、默默生长，纵使腐坏也不会动摇地上世界分毫。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因为她知晓富人的孩子会在仆从陪伴下去城镇里的学校而她不行，看到

过村人向趾高气扬的马匹拉着的车低声下四地问候“老爷好”，听到过高高在上的乌萨斯地主们在她身边低声埋怨农民们自私自利：自己仁慈地把肥沃的大片土地租予其耕种，他们却连一点小小的报酬也不愿偿还，有些竟还忘恩负义地逃走。西洛娜自认洞察了大地上万事万物的规律，遂落入沮丧的蛛网无法自拔——人生的轨迹降生之时既已划定，谁又能违抗命运？毕竟，哦，于生活的滚滚波涛中勉强站立尚且是何等不易啊！

尽管包括她在内的大家都随着生活的无望而显得逐渐沉沦，但是咆哮的天灾、视察的官僚、擅长巧立名目的纠察队、热衷捡食残渣的收租者……每年至少出现其中两种不幸的严峻现实也不能仅凭麻木挨过。于是当时光的车轮转进十三岁，西洛娜虽已不再过分爱笑，却成为了大家公认的使弩最好的人之一，颇不得已之下。她能在猎犬吠叫着吸引灰鼠的注意力时精确无误地将箭矢送进它的脑袋，留下珍贵的御寒皮毛；这一手甚至令成年猎手们亦赞

不绝口。

十四岁那年，西洛娜在一次捕猎中险些被一匹狼伤及性命。彼时她踏着似刀割面的冷风出发，本想让这头袭扰牲口的畜牲一命呜呼，不料追赶的途中它跃过挡路的树根却掉进了一个洞穴，惊起了正在沉睡的庞然大物。一阵混乱后西洛娜勉强从死神手下逃过一劫，代价是箭囊碎裂、仅余两发来对付狼的卷土重来，慌乱之际一发又擦着毫尖飞过。她强迫自己镇静下来，最终把弩机塞进迎面扑来的兽口中扣下扳机。

它死了，毫无疑问，西洛娜艰难探出头时看到了那因失去生气而涣散的眼神。但她也没有力气推开它了。

时间凝滞如呼气在眉上结成的霜，万籁俱寂。惟余北风时而东奔西突，结结实实地撞在树干上，令那些亘古以来生长于此的擎天巨物竟也微微摇晃。积雪簌簌掉落的声音提醒她不能睡去，可她的四肢已被寒冷浸透。

雪地里响起嘎吱声，重量突然消失如未曾出现，她模糊的视线里出现一个身影。当一只手套伸出拽起她的胳膊时，西洛娜看清了来者罩在外面的白色斗篷。风掀起兜帽，漆黑双角若隐若现。她瞳孔骤缩，迷蒙瞬间一扫而空。

三

在西洛娜的印象里，魔族总是要充当诗歌童话、传说故事里的反派，由是她更加奇怪于来人竟不隐瞒种族。不过她同时也暗想，或许这个民族里并非全是残暴好战的怪物，至少跟前有一位就不教她讨厌——因为叫作陨星的萨卡兹拥有琥珀色的眸子，而那双眼睛在烛光下流出的只是平和，全无凶戾。

陨星在此暂住下来。她坚持只要一个临时可以睡觉的去处，但每天两次满足人类口腹之欲的菜汤总有一碗停在桌角，于是抗议无效。作为回报，西洛娜从陨星口中知晓牙兽是狗的别称；圣骏堡的歌剧院里上演着贵族男女的悲欢离合，伦蒂尼姆统治下的臣民几乎囊括了每个民族；浩瀚的克拉斯德内海之滨还有唤作伊比利亚的国家，那里的冬天远不及此处漫长……

她因世界比她过去认识的还要辽阔许多这一事实而一时恍惚。作为本地人，她的全部生活经验都只与这片田原林海相关。不过，这点当她们在冬日的林间结伴而行时发挥的作用远胜它物。譬如一次，时刻保持着警惕的萨卡兹端着装填完毕的弩炮正在雪中跋涉，扑棱棱的声音，一群灰白色的长影子随后直直扑上，她一个趔趄，整个人都跌进雪中。分头行动但尚未走远的西洛娜马上循声而来，面颊带着微笑拉起陨星，告诉她冬季有些羽兽会栖息在厚实的雪下避寒。

这样的时光随着开春结束，萨卡兹一如她神秘地出现般神秘消失。直到短暂夏季的某天，西洛娜遇上了一群过路者，才再次见到消失许久的熟悉身影。

陨星甚至可谓有些兴奋地说她已克服偏见和阻挠加入“守林人”。西洛娜知道她指的是多年前成立的组织，主要由边境地区数十个村子里的青年组成，以打击不公为己任。一些老年人每当看到那群平均比她大十来岁的年轻人平安回村时，矛盾地既担忧又惊惧，在胸前画着十字，祈求上帝同时保佑小伙子们与他们与之对抗的人，希冀大家都不要受到伤害。

少年时西洛娜即便有些害怕但也隐约明白他们是赶跑坏人的好人，甚至想把自己仅有的半块烤饼送给他们。现在她还曾不止一次地望见这支队伍途径高高的山

岗，视他们为某些私语和不平的具象化，仍然羡慕而尊敬，却并未与守林人产生过多交集。道理很简单——人们未必只能踏上这条道路。生命的顽强程度超乎想象，不论怎样总会找到属于它的位置。即使有些年景收成很差、即便有些肉眼可见的无耻盘剥令人愤懑不已，但只要些许忍耐，这些唉声叹气的晦暗日子总会过去的不是么？另外……

十二月的宁静被一支小部队打破。

只有最高级的军官才能享用乡村庄园里醇香的面包、浓烈的伏特加、温暖的壁炉，剩余的乌萨斯兵对这一现状心存不满，转而发泄在田舍之中，不由分说就将村中央空地旁的房屋强占为住所。屋主嘟囔着抱怨了一句，代价是他很快的嘴里很快就不剩几颗牙了。军靴将雪和血都高傲地贬为尘泥，旋即一道命令传出：以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名义，上缴粮食，供给行军。

可是今年早些时候，春夏两季反常的低温以及二十年来最肃杀的惨秋已让村庄几近一无所获。现在，即使刺骨的严冬也没什么可洗劫的了。

“不是还有种子粮么？”军官说。

“这是犯罪！”当乞求以无效告终，有人压低声音愤怒地总结道。

“而且还是很严重的那种。”旁边的西洛娜又补充道。

几天后的夜半，西洛娜第一个把石块和火把扔进乌萨斯兵熟睡的房中，将窗户、宁静连同所有人的幻梦一齐砸得粉碎。士兵们断然想不到在农夫农妇们一向老实巴交的此处，竟有人敢反抗纯粹的暴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寻常拿来猎兽的武器和几把在军械库序列中失踪已久的制式弩在几分钟内就粉碎了他们的抵抗。庄园大门被几个青年撞开时，地主全家的踪影只能

循着新在烂泥里轧出的车辙去寻找了。烂醉如泥的军官从床上被拖下，作为最后的幸存者任由越聚越多的人群宣泄。屋主的儿子、一位年轻而出离愤怒的农人用耙子的利齿撕烂了他的胸膛，一具尸体随后被倒吊示众。

多年以后陨星忆起那个黄昏总会唤起心头的一声叹息。当时她听完了这支远道而来的守林人分队讲述所发生的一切，无言了一会儿开口道：

“现在乌萨斯与你们为敌。”

“他们先动手的。”西洛娜回答。

当时萨卡兹想到她不该在之前只向西洛娜概述这片大陆上其他地区的情况而是先讲讲卡兹戴尔的故事。应该先讲讲那片充斥着痛苦的土地上宛如灰色障壁的天空、工业区和桦树林，讲讲卡兹戴尔宛如高耸兽脊的贫瘠山地；应该讲讲内战里她参与的三十五场大规模战役，讲讲她的代号怎样历经十六次死里逃生从“钝锯”到“陨星”；还应该讲讲在第十个代号“重矢”期间遭遇的敌人，以及那个孩子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以致今天她极其厌恶和抗拒让孩子踏足战场半步。数不尽的上涌话语却凝固在唇边。

夕阳在守林人们脸上燃烧。

“起风了。”有人说道。

四

在游击队的两年时间里，西洛娜多次狙击过离开驻地后落单的乌萨斯兵，而那些蠢家伙通常丝毫没有注意到与背景绿色融为一体的守林人。第一次面对面传递死亡时西洛娜因紧张而微微颤抖，于是她闭眼，摈弃所有干扰，提醒自己在这种紧要关头更不能急躁，回想着伪装成灌木丛的自己是如何在被歌唱冲昏头脑的琴鸡们边



上步步接近，使那些警惕的生灵逐渐放下戒备的。猎手将弩端稳，最后一次瞄准后扣动扳机。

她翻身下树。弩箭精确地贯穿了他的头颅，这具身躯现在静静地躺在那里，如果其他士兵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很快就将回归生养了他的土壤，一如曾发生过的亿万次轮回。

大规模的围剿在那场疾风骤雨般的对等报复后寥寥无几，所以在状如此类的“微型战争”之外，日常生活仍是主流。冬季，猎人们有时会好几个村集体出动去猎熊。

这个冬天守林人们自告奋勇，提前一天在大森林中标记好一个熊洞，次日出发。“咚咚咚”猛击树干后，被打搅美梦的熊如期而至，暴躁地探出黑色的脑袋。等待着的包围圈迅速外扩，以免被这团带起林中一切能带起的枯枝败叶的暴风雪所伤。组成包围网的西洛娜射出弩箭，祈祷动作足够迅速。巨熊向别的地方冲去，不过后腿还是中了这一击，鲜血飞溅。这头身型庞大的怪物终究在箭矢的围攻下倒地不起，命悬一线。

众人已经开始谈论如何处置毛皮之际



又传来几声惊呼——从地下探出两个小脑袋，从体型推断，这两个熊娃娃大概率尚未目睹春天。不知为何，有人抵近注视母熊的眼睛，浑浊的兽眼此刻澄澈到只剩——是哀求吗？西洛娜想。沉默许久，一位体格健硕的青年领走了两只小熊。西洛娜后来知道它们一生剩余的时光都很依偎他，直到她所熟知的一切都迎来终结为止。

进入夏季，太阳在天空运行的时间比其余季节长出很多。夕阳西斜时守林人们在村外支起了一锅热气腾腾的汤，佐料是

一只野鸭。

“什么时候去湖上的？”有人大声问。

“你们睡懒觉的时候！”大声回答。

“怎么打到的？！”又有人问。

“抓只母的放在你们划的小舟上，然后再小心一点儿。这个间谍会帮咱们欺骗她的同伴的。”

“咕嘟咕嘟”的悦耳声响里，队员们开始彼此交谈、嬉闹，此间夹杂着口哨声。当西洛娜口琴的簧片停止振动，来自天地间的风不再和鸣，陨星开始讲一个她从没听过的故事。她说乌萨斯帝国不是一块坚

不可摧的磐石，乌萨斯人也会与乌萨斯人以死相斗。她还说，相传“光之都”林贡斯的毁灭并非只因高卢帝国与其余三国的对立。“贵族战争”作为过去的战争形态居于统治地位长达数百年，期间获胜者们拥立傀儡之事并不罕见。然而六十年前的四皇会战中，皇帝因自己点燃的不受控的战火中身死，新上位的政客软弱屈膝，林贡斯的人民说不要任何或新式或旧式的统治者，我们要主导自己的命运，却为各国所不容。因此，君王们不惜撕碎时代的硕果令“流血的九月”声名大噪，撕碎文明的虚伪面具而露出野蛮的筋骨与真容。

西洛娜问道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得到仅有少许道听途说成分的答复后又惋惜于他们的失败，感叹什么也没能改变，他们祖国的独立亦随之烟消云散。她透过汤飘出的蒸汽看到对方的眼睛忽闪了一阵儿，如同幼时的她仰望过的夜里微弱的星光，随后从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传出声音：“我不奢望你能立即理解，小鹿。某天你踏遍整片大地自会有与现在不同的见解，希望有那一天。也许他们当时的确落败，甚至最宝贵的生命都不复存在，但抗争的痕迹不会轻易消散。”

西洛娜咀嚼着这句话的含义，又欲询问时传来开饭的呼唤。西洛娜并不着急，想着明天还有时间、以后还有时间、他们一直都在，只是没想到在命运的安排里，这便是她与陨星的倒数第二次谈话。

五

那天是怎样的一天？西洛娜记得前晚小雨下了一宿，清晨仍未停，以致空气都染上了腐朽的气息，当她抬头张望时羽兽们不再飞翔也不再此起彼伏地歌唱。天也变得极坏，阴云排成一座铁青色的气势恢

宏的山脉，由北向南缓缓碾过整片森林。

那天之后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西洛娜早已遗忘，只记得傍晚时分在倾盆大雨中尾翼摇曳着火的炮弹与箭雨开始落下。为什么？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发生在今天？在呼吸声敲碎耳蜗的雨夜逃亡中她无暇顾及这些问题，在灰白冰冷的晨光中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被一夜暴涨后的河流冲到未知的石滩时她无心去想这些问题，在村庄外发现陨星身影时这些问题愤怒而怨恨地骤然升起，攫住她的的心脏驱使她冲上前去要得到答案，但理智很快告诉她这种行为无济于事。她想放声嚎哭，最后竟什么声音也发不出。

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不久发生。陨星谈起她不相信自己的族群背负原罪，怀揣改善形象的理想到来；西洛娜说起冷静下来的自己其实并不相信萨卡兹幸存是因为背叛。两者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当埃拉菲亚蓦地起身时陨星没看清她的眼神却发觉得出的结论导向了一个荒唐的选择，她如坠冰窟，她要为此作出补救。

“我不想任何人这样做，尤其是你！”她喊道。

“请不要再这样称呼我，”西洛娜没有回头，毫无思忖地吐出词句：

“现在，请叫我守林人。”

六

“死神是一头鹿。”

乌卡边境的人们以此平息了关于神祇样貌的争论。

起初她去寻求过相邻村镇的帮助，得到的答案总是战友和她的故乡都已被落叶埋葬，一切都结束了——乌萨斯以一个村庄的彻底覆灭杀一儆百，令边境地区的所有村落都战栗如抖筛，再度俯首称臣。她

除了他们的怜悯与不会告发的保证外什么也没得到，于是转身离去。

此后近三年，她的狩猎技艺因以接受委托获得报酬和打猎为手段谋生而日益精进。她曾连续数日在林中追逐紫貂，双方时而沉默对峙，时而长途穿梭。猎人猎物都深知寒冷中大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忍饥挨饿，体力不支与受伤是何等危险，因而都小心翼翼。她技高一筹，于精疲力竭的五天后将致命的一箭钉进它的腹部，细长的貂儿抽搐着跌下了树枝，死去了。当在雪地里铺开剥下的深色皮毛，埃拉菲亚想到这场追捕与她的复仇实际上别无二致。她正在路上，她会赢得每一场她的战争的胜利。

从起初的数次长期侦察里她逐渐摸索到规律：如果见到熟悉的名字以及与之相关者，那么应当第一时间假设他有嫌疑；而如果发现名字的主人在乌萨斯跻身一镇之长乃至低阶文官之列，那么就是叛徒无疑。她不在乎他们是否受胁迫还是有什么家人之类的苦衷而只想送他们下地狱，要让他们承受植物疯长的故乡废墟中每个曾活着的人承受过的烈焱焚烧。每个晚上她在深林中的空地燃起火堆，在双月的注视下浸入黑暗。醒来总比太阳更早，然后她拾起一根断枝，用顶端蘸着一夜的灰烬用十字符号划去名字——很快他们已不在人世的消息就会人尽皆知。居民们因而盛传，守林人们鬼魂汇聚诞生的亡灵在游荡。过往阴影的再临令一群曾在金钱、地位与权势前背叛的家伙们魂不守舍，痛哭流涕地申请调往远离边疆的随便什么地方，而负责的官员们不耐烦地瞧着匍匐于自己脚下砸碎了犄角的乞求者，最后满脸厌嫌地抛下一纸许可，不再去看那些边感恩戴德边离开的身影。

她狂奔，跌倒后顺势把脑袋埋进百年

累积的松针落叶，叶片于暴风中发疯般的尖啸让她无法思考，她撕扯头发。如果，如果他们还在的话……此时她触到一面墙壁，那是一座万年横亘的冰川，泛着冷峻的幽蓝光芒。于是现实回到她的头脑：可惜没有如果。弩箭和利刃可以震慑森林中的任何猛兽，独独威胁不了时间。它是最狡猾的，像一只油光水滑的狐狸从指尖溜走，徒留几簇马上也会随风飘逝的毛发。抗争的痕迹不会轻易消散……可死亡再有意义也不能让死者复生。抹去血液般泪水时她默念自己跨过了十九岁，可现在只剩这许久再未奏响的口琴了。

最大胆的一次行动发生在这年三月，她潜入边境驻军防守懈怠的档案室，想一举获得更重要的情报。过去的她不会犯某些错误，不过她现在已不在乎猎人是否留下足迹，以致竟未觉察这是一个引诱暗杀者前来的陷阱。森林的每一次喘息她都听得真切，而敌人有人数和装备的绝对优势。明晃晃的火把总在身后，她不记得自己逃亡了多久。当遍体鳞伤的埃拉菲亚趟过刺骨寒冷的河水时，细小的冰块彼此撞击，她恍惚间回到那个为葬礼启程的清晨。那年她六岁吗？即将永不复还的是那位断角的老人吗？乌黑棺椁里躺着的人真的不是她自己吗？

她用一天时间勉强摆脱了敌人的追捕，第二天用来草草包扎和确定是否安全，第三天继续打探消息。晚上她赶走醉醺醺的流氓轻而易举地捍卫了自己的林中休息处，不久却又听到约莫几十步外草丛发出的窸窣声响。她警觉起来，端起那把杀人的弩起身，满身的伤病却一齐发作，犹如一阵吞没万物的雪崩。天旋地转之后，完全昏迷之前，她的最后印象停留在一个未曾见过的标志。

七

罗德岛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他们对外宣称是普通公司，可谁都看得出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这里有一些医生，旁人称她们近乎无所不能；这里还有一些老师，他们广泛涉猎各个领域，堪称无所不知。

西洛娜始终铭记自己仅为借助力量方才来到此处，因而最初对其中一些课程嗤之以鼻，后来却萌发了对历史课的兴趣。她的兴趣源于一个寻常的午后，那天午后的高温闷热照例令人昏昏欲睡。叽叽喳喳的粉笔忽然停止游走不再发出声响，接着她看到老师转过身来：

“同学们都知道，举世闻名的‘四皇会战’敲响了高卢覆灭的丧钟，其首都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又坚持了三个月但仍不敌。可是以这种唯结果论评价历史，在我看来是不公允的。”

“有些事情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所达成的也在于其许诺的，有些事情的影响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方面的。如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自称‘林贡斯的后裔’，在他们的思想中那面旗帜始终飘扬。可以说，死

亡与毁灭并非终结，而是某种新生的开始。”老师露齿而笑。“那么现在，大家是否有兴趣挣脱温柔的梦乡，打起精神，聆听我为‘林贡斯的毁灭’这一章增添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呢？”

西洛娜的头脑蓦地活跃起来。

这一刻她的思绪猛然回到十六岁那年队员们讨论问题的那个傍晚，她用眼角余光瞥见他们是如此的兴高采烈，相信自己的抗争将为家乡带来永久的解放，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回到十五岁那年结束森林猎熊的黄昏，母兽用眼神恳求以自己换孩子一线生机；回到她十四岁那年第一次为他人带来死亡，“他们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是力量”从此刻骨铭心；回到她十岁那年，吐着烟圈的老农夫慢悠悠地告诉她死亡是一场远航。记忆之舞回转半圈，最后定格在曾经村邻们的辛劳身影与收获时的灿烂笑靥，在晴空下渐渐清晰。

于是她的呼吸里第一次有了春天的气息。她集中注意力，蘸着午后淌进窗棂的阳光奋笔疾书起来。





Artist: G冷机

一似金黄的明月般 | 取镜

© yoru

Artist
深海鱿鱼酱

责编
瑶濯

一似金黄的明月般

年轻的安多恩向贤者们求教，
但答案来自其他人。

安多恩从救济院的床上坐起时，太阳还没有出现，天已经泛起蒙蒙的灰紫色。

他从一张张小床铺的缝隙中悄悄地走过去，试图不惊醒上面睡着的人们。走过门口最后一张床的时候，他注意到睡着的佩洛耳朵抖动了一下。他再度放轻了脚步，极慢地拉开门，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

也许之后和他换张床，佩洛睡在门口可能会睡不好，安多恩这样想着。

安多恩是睡在这间救济院寝所中唯一的萨科塔。实际上，连救济院的修士也不太明白安多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里离拉特兰城已经不远，救济院收留的对象通常是前来拉特兰朝圣的异族人。这类人其实相当稀少，能真正走到这个地方的就更少。和那些异族人不同，像安多恩这样的萨科塔，完全可以直接去巡回教堂登记，自然有更好的安排给他。

修士向安多恩提出这个问题时，安多恩只是轻声说了句“谢谢”。然后就询问，是否可以去寝所了。修士有些惊讶，但也反应过来自己不该多管客人的事。这个可怜人一定有自己的故事，她对自己说。

虽然救济院的修士会把收留的对象称为“客人”，但以拉特兰的标准来说，寝所的条件显然不是为“真正的客人”所设的。寝所被床铺摆满，在这里休息的人没有隐私可言，床铺相当窄小，床上的陈设也颇为简陋。

只是以安多恩的标准而言，救济院已经会让他觉得“真是拉特兰的风格”。即使是这样的地方，也会提供单独的床铺而不是通铺，每张床上都有枕头，甚至有褥子。过去的三年里，大部分时间，安多恩都是在比这糟糕得多的地方捱过夜晚。

擦干脸的时候，天已经变白了，太阳的利箭般的金光在东方的天空上时隐时现。今天安多恩要去拜访一位圣贤，问一些他已经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他曾向自己发问、或向其他人发问的那些问题。他不知道这位圣贤会给他怎样的回答。

时间仍然很早。从救济院到那座礼拜

堂有些距离，前一天，安多恩向修士打听路程和方向。算了算，到达的时候，应该刚好是晨祷。

不对，他又摇摇头。在离拉特兰城这么近的地方，礼拜堂大概不会有晨祷。安多恩把水袋在木桶里灌满，走出了救济院的后门。

离拉特兰城越近，安多恩就越能感受到这片土地上流动着的喜悦与满足。四月的风像情人的蜜语一样温柔，逐渐升高的太阳照得人身上暖烘烘。

他路过麦田、稻田、啤酒花地和甜菜园子，看到年迈的黎博利在清晨的田间巡视，脸上的表情就像自己是这片大地的主人。

安多恩加快了脚步，他不太想看这些。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想。但这些，所有这些，让他很沮丧。应当是沮丧，他想，这样形容比较好。

八个月之前他在萨尔贡。萨尔贡的仲夏是安多恩难以理解的热烈，那样深蓝的夜空和明亮堂皇的月光让他想起拉特兰的夜晚，但萨尔贡的空气更饱含残忍清新的气味。

安多恩踏过被血浸透的黄沙，在横七竖八的尸体旁跪倒。

“萨科塔，你在做什么？”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同时传来的还有一种“半开玩笑的敌意”。安多恩不自觉地抚过手中的施术单元，又觉得没有必要。

“很抱歉。我在祈祷。”最后他这样回答，声音不大，但背后走来的瑞柏巴能够听到。

高大的瑞柏巴女性踏在沙地上的脚步声听起来有熟悉的感觉。当然，萨尔贡的黄沙与伊比利亚的海滩全然不是一回事。

“这是你们拉特兰人的那套把戏？”安

多恩听见声音从头顶传来。他似乎应该反驳，无论是“拉特兰人”还是“那套把戏”，但最后他只是闷闷地应了一声“嗯”。

“我不会伤害萨科塔，我的父亲曾经受过萨科塔的恩惠。实际上，我对拉特兰人很感兴趣，要是你愿意回答我的一些问题，我不介意帮你一个小忙。”褐色皮肤的瑞柏巴踢了踢安多恩腰间系着的水袋，靴子和皮革相触的声音相当清脆，像是某种萨尔贡打击乐器。

安多恩迟疑了一下，“感谢你的好意……但我并不是拉特兰人。”

“哦，一个萨科塔，不是拉特兰人？那你跪在这里，咕咕啾啾，是在做什么？我以为只有那帮信拉特兰教的鸟……先生女士，才会做这种事。”

“我是拉特兰教的信徒……我出生在伊比利亚。”安多恩开始后悔答话了。其实他可以做个简短的祷告就离开，不是吗？就算眼前的商队头领要发难——说实话他看不出这有什么必要——想要全身而退总是不难的。然后他想起了自己的水袋，不由自主地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是伊比利亚人？我还以为萨科塔都情愿把拉特兰认作故乡。那你去过拉特兰吗？”

“……请容我先完成祷告。”

褐色皮肤的瑞柏巴饶有兴味地注视着默念祷文的萨科塔，她注意到她没有看到铙。有意思。她见过的萨科塔不多，但每一个都热衷于炫耀自己的铙。走到近处她才发现这个萨科塔相当年轻，她上下打量着这个可怜兮兮的小子，觉得这个小孩儿——在拉吉普看来，这就是小孩儿——比她见过的任何一个萨科塔都老气横秋。

她耐心地等他念完那套冗长的祷文，在他试图站起来时轻巧地扶了一把。

“谢谢。请提问吧。”安多恩对瑞柏巴

说。

“走吧，别待在死人边上。你都不知道冷吗？沙海的夜可不是你这种小孩儿能应付的。”年长的瑞柏巴女性拽着安多恩向篝火走去。安多恩挺起胸膛，轻微地挣扎了一下，但瑞柏巴只是发出了大笑，迈开步子把安多恩拽得踉跄。

火光在萨科塔的脸上跳跃，瑞柏巴注视着这张年轻的脸，他的眉毛轻微拧起，发愁的表情像是已经长在了脸上，和他眼睛里尚且天真鲜嫩的颜色格格不入。真不像萨科塔，不过，到底还是个萨科塔。瑞柏巴暗自想道。

“你叫什么名字？”

“您可以叫我安多恩。”

“打算去哪儿？”

“……南边的伊巴特。”

“伊巴特？就凭你？就你带的这点儿行头？”

“传说在伊巴特有一位……贤者，我希望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我想我相当好运，遇见了您和您的商队。我可以做您商队的守卫。”

“守卫？你？萨科塔，刚才要不是我扶你，你会一头栽倒在死人的肠子里。你觉得我需要你这么个……孩子，做守卫吗？”瑞柏巴觉得有些好笑；她背后竖起耳朵听着二人对话的几个年轻人则更直接，从喉咙中发出嘶声，一齐举起了弯刀。

刀刃将烂银般的月光映在萨科塔的脸上。

“更何况，你跪在那里、对着唧唧歪歪念了半天经的尸体，是一帮想要打劫我的狗贼。如果你不是萨科塔，现在已经被我的弩手钉在地上了。”瑞柏巴发出嘲笑的声音。安多恩无言地举起了手中的《圣徒行记》。这本装帧过于精美的书是他身

上最像拉特兰人的东西。

以那本小册子为中心，光晕漫开。

瑞柏巴睁大了眼睛。

那光的流淌似乎轻缓，而又迅疾，于黄沙之上铺嵌圣堂的地面，三五散坐的瑞柏巴商队瞬间被笼罩其中。月光隔绝其外。

瑞柏巴发现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她知道自己仍睁着眼睛，但眼前什么都没有。但她却不惊忙，不慌张，不恐惧；她感到安全、平稳、妥帖……

——不！！！！

瑞柏巴想要怒吼，却发不出声音。

然后金黄圆月与深蓝夜空重新出现在她的视野。她发现自己站了起来。瑞柏巴环顾四周，看到不少人脸上仍残余怔忡，然而昏迷的伤员也睁开了眼睛。她抬起手臂，看到之前战斗留下的划伤已经愈合。

转过脸，年轻的萨科塔直视她的双眼。

“……失敬。”迟疑半秒，她补充了一句，“你可以叫我拉吉普。”

“抱歉，拉吉普女士。”萨科塔再度低下了头。

“你的铙呢？”拉吉普重新坐到了篝火旁，拍了拍身侧的沙地，示意萨科塔坐过来。又向后面挥了下手。壮实的瑞柏巴男人迟疑着将与自己装束同色的兽毛披肩搭在了萨科塔头上，又自以为不着痕迹地瞄了一眼萨科塔手中的小册子，小心地坐在了离篝火稍远的地方。

披肩的流苏搭落在安多恩的额头，他扒拉了一下，低声说：“我没有铙。”

这算撒谎吗？安多恩想。他其实有铙……有过铙。那把铙，现在应该在拉特兰公证所？

但也可能他们已经收回了它，毕竟它的主人只拿起了它半分钟，就放回了执行者手中。所以，安多恩确实有可能没有铙。

“萨科塔，没有铙？”拉吉普啧啧称奇。

“你该不会是那种，什么，拉特兰的叛徒，被一脚踢出门外了？”

安多恩没说话。

“你还能去拉特兰吗？”拉吉普逗他，又看了一眼安多恩手里的《圣徒行记》。

“怪人。”拉吉普在心里总结。

“多久可以到伊巴特？”安多恩问，好像他已经自然成为了这支商队的一员，比后面狐疑盯着他的壮实瑞柏巴更泰然自若。拉吉普又笑了。

“六天，足够了。”拉吉普回答。“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伊巴特有什么贤者。希望你不是被骗了。”

“存在……当然存在，你怎么会认为那不存在，年轻的萨科塔……是的，不存在，可怜的萨科塔，幸运的拉特兰……老伊辛很尊敬……”

“老伊辛没有见过你……老伊辛不知道你是谁。啊，老伊辛想起来了，有一位慷慨的萨科塔，他和老伊辛分享了一袋酒。美味啊，美味啊，拉特兰人的酒都酿得如同蜜一般……”

“老伊辛不明白你的问题……你很强大……年轻……骄傲……你很安全。你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你在问什么？”

安多恩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这段对话。好在面前的老人替他做了决定，老人不再看他，向安多恩背后走去。

“愚蠢的萨科塔会找到他的路……”

安多恩猛然回头，黑袍的老人已经走远了。

“‘明智的萨科塔会找到他的路，他终将抵达拉特兰’……我很抱歉，孩子，对你而言，我不是那个明智的萨科塔。”

“我很希望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但我不能。”

“回归拉特兰吧，孩子。拉特兰以外的大地给了你太多痛苦，痛苦会扭曲生命，你不该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

安多恩感到熟悉的绝望漫上心头，但他知道这只是情绪，是他需要克服的东西。更有力的东西支撑着他的脊骨，他不会低头。

但他想要一点点时间，也许一刻钟。

圣贤有一句话说错了：安多恩并非在异国他乡罹难受苦，他不是为了残酷地对待自己而“背井离乡”，而恰恰是为了追求舒适。

因为最使他痛苦的正是拉特兰。

安多恩坐在礼拜堂大厅的长椅上，似乎在垂首静思。圣贤怜悯地让修士们别去打扰，亲手端了一杯热饮放在年轻的萨科塔身边，悄声离去了。

安多恩看着手边升腾甜蜜热气的饮料，嘴角扯出一个笑容。

他年轻时曾对着镜子严肃禁止自己这样笑，庄重体面的正人君子不该有这样的笑容。

但是一刻钟，他现在有一刻钟。

如果不是如此疲累，也许安多恩应该拔腿就走。礼拜堂和圣贤的话对他就像毒药，人都趋利避害，安多恩也不例外。

但安多恩毕竟身在“故乡”，对不对？所以给他一刻钟。

时钟指针走过一个又一个一刻钟。安多恩闭上了眼睛。

他还有多少地方没有去过？

应当还有很多。对年轻萨科塔的双脚来说，这片大地足够广阔。

他还能去什么地方？

安多恩捂住自己的脸。

哒、嗒、哒、嗒。

脚步声从他身后传来，伴随着年轻女孩极低声的自言自语：“这里怎么回事……”

难道有人在礼拜堂办葬礼……”

脚步声停在了身后，那个自言自语的声音问候他：“日安，先生。你知道罗贝托老师上哪儿去……”

安多恩转过头，像是很奇怪这大地上除了他竟还有其他人。粉色头发的年轻萨科塔看到安多恩的神色，向后退了半步。

安多恩没有说话。

“你……在想什么？”粉头发问他，轻轻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似乎害怕一只手的重量会压垮他。

安多恩看到面前比他更年轻的脸孔上浮现悲伤的色彩。安多恩感到很失礼，看样子，是他的情绪影响到了面前的少女。在外面待得太久，他有时会忘记这种“同胞情谊”。

“我很抱歉……”但先道歉的是后来者。“你的可可凉了，我去帮你换一杯吧。”

粉头发拿起那一满杯饮料，从侧门走了出去。

哒、嗒、哒、嗒。

安多恩也许该趁现在离开，但粉头发像是知道他打算逃跑一样，很快回到了大厅，把新的饮料塞到了安多恩手里。然后坐在安多恩旁边的长椅上，啜饮了一口她自己那杯。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开心的萨科塔呢，罗贝托老师说你刚刚‘回来’，你去了哪里，乌萨斯？旧高卢？”

安多恩感到自己并没有说话的能力。他低头看着可可液面上旋转的泡沫。泡沫越转越慢，渐渐消散在褐色的甜蜜液体中。海边的泡沫不会这样，一波泡沫破裂在潮湿的沙面，新的浪头就会推生出新的泡沫。海水的泡沫是永恒的，等到了夜里……

他感到仿佛温热的潮水漫过脚面，漫过腰际，托住他的脊背。

“我喝完了哦？”粉头发向他晃了晃手中的杯子。“真的建议你把你那杯也喝掉。总是不如自己来得真切，对吧？”

安多恩拿起杯子，他学着粉头发的样子啜饮了一口。

潮水轻柔漫上沙滩。

他一直知道潮水是可怕的，但时至今日他却常常忆起潮水。潮水，涛声，海风，皮肤上的盐粒。漆黑的海上金黄的明月，若沉若浮，像泪水跌落眼睛。

安多恩的手指摩擦杯子把手上缠绕的毛线，细密而粗糙。他感到自己又将要露出那个笑容，他抿住嘴唇，绷紧了脸。

“我走啦，希望你有好过一些。”

安多恩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他无家可归，如果他无处可去，如果拉特兰就是他的炼狱，那接下来他该去的地方就再明白不过了。

安多恩说：“谢谢。”



取镜

年轻的安多恩从流浪中回归拉特兰，
他面临一个重大问题。

“回家了，你该开心点！”面包店老板说，把赠送的小圆面包塞到了安多恩手里。

安多恩谨慎地点了一下头，他的脸色在老板看来实在凝重得过分，只好送给客人一个宽容的微笑。

灰头发的萨科塔第一次出现在面包店时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衣着整洁却破旧。站在拉特兰的面包房里，像灿烂舞台上一颗坏掉的射灯，成排光柱中凭空凹陷一道黯淡缺口。六岁孩子都能看出他不是本地人。

但拉特兰天然是萨科塔的故乡，不论生于何处。

萨科塔站在玻璃柜台前端详柜中作品，糖霜、搅奶油、精致草莓与樱桃，各色点缀熠熠生辉，整间屋子流动暖热甜香。

在内厨忙碌的老板突然皱眉，拿挂在一旁的布巾擦了手，走到外间。

他感到了——悲伤，程度不轻，甚至浸染到墙壁这边。这让他迷惑。谁会在他的面包房对着他的得意之作悲伤？

然后他看到那个灰扑扑的萨科塔，心下便了然。这面包房附近有一处泽恩公寓，常有回归萨科塔被安置到此处过渡。看来这一位回家前遭遇了不太好的事情。

安多恩感受到老板的同情怜悯，低头向他致意，想要回以微笑，却发现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他假意去看另一侧柜台，移开眼睛。

“回到拉特兰”比他想象中更难。“回到”，当然了，几乎每个和他打交道的萨科塔或者黎博利都这么说。入城关口的戍

卫，户籍登记处的公务员，公寓的管理小姐，楼下商铺的店员，本区教堂的修士……

他们说，“欢迎回到拉特兰！”

安多恩听见了，却想起破败的海边街道，泥泞的贫瘠荒野，寒风中月轮影影绰绰，辨不分明。不似此地堂皇。

可他“回来”了。

站在四号港的调货广场，安多恩松了一口气。外城港口的萨科塔不像城内那么多，异族商人和运输队在这里来来往往，回本城很不方便。太好了。

负责这一批戍卫队新人的联络官曾向安多恩表示，像他这样的回归萨科塔，如果希望派到离本城更近的岗位，他可以帮忙申请。安多恩自然拒绝了。

他刚刚从所属小队队长的办公室出来。进门之前，安多恩透过玻璃另一侧百叶窗的缝隙看见红发的黎博利女性四仰八叉地躺在办公椅上，毫无形象可言。敲开门后，黎博利站在他面前，距离半尺，精神抖擞，目光锐利。物理高度矮了安多恩一头多，气势却足像圣徒故事里的巨人。

“你的铙呢，新人？”黎博利问。

“这是安多恩，这一批分派到四号港的就他一个。”陪同安多恩来报到的联络官说。

“……在公证所。”应该是吧，安多恩想，如果那把铙还属于他。

“年检？”黎博利接过联络官手里的文件。

安多恩不置可否。黎博利低头翻看打印纸，纸张哗啦哗啦。

黎博利自称比安多恩大不了多少，要求安多恩不得叫她队长，要叫“可爱的焦万娜”，并声称这是本队惯例。

安多恩便应道：“明白了，可爱的焦万娜。”

可爱的焦万娜发出惊讶大笑，安多恩看了一眼联络官，联络官回以抱歉的眼神。

可爱的焦万娜说：“真是听话的孩子，安多恩。”

走出办公建筑，安多恩望向堆满外城港口的巨大货箱。远处停泊的载具轮毂高过安多恩的腰，拉特兰城的轮廓隐没其后。

他想起执行者第一次将那把铙放到他手里，那时他比现在更年轻，更狼狽，更心急如焚，更怒不可遏。他用十九年学到的全部教养把绝望悲怒变作固执骄傲，他把样式古朴的铙递还给执行者，他说：“这不属于我。”

他不是拉特兰人，他不拥有铙。

三年后他归于——重来此地，不再是远走求援的伊比利亚少年，他失落了许多愤怒，捡拾了更多茫然混乱。他相信他终要在这座城寻找答案，他试图走进，试图把自己藏起来，所有人都说欢迎回家——安多恩仍觉得自己像被丢到汐斯塔的萨米人，花尽全身力气，不知是否成为一个好客人。

他竭力接受试炼。但他能做到吗？

对照手册检查完 G、H、I 区的货物、仓储负责人和过关单据，安多恩回到焦万娜的办公室。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抬手敲门。

“I-34 货箱的入港时间是两周半前，但 GHI 区其他货箱的入港时间都是一周之内，这样正常吗？”安多恩站在乱糟糟的办公桌前问。

“很正常。”焦万娜挑了挑眉毛。

“手册上写中长期货物存放区是 T 区往后。”安多恩看了一眼发给他的终端。

“两周不算中长期。”焦万娜懒懒答道。“你的备用铙呢？年检也不该不带备用铙，你不怕工作要用？”

“我是术师，没关系的。”安多恩决定这样回答。

“嚯，”焦万娜打量了他两眼，“你科目二考了几次？等等，你几岁拿的证……不对，我看档案上写你在外面待了几年，你拿证了吗？”

“我是术师，没关系的。”安多恩说。

“行吧……反正他们说你合格了，合格就行。不合格，我就把你扔回预备队，没意见？”

安多恩无言地摇了摇头。

“为了你好。”焦万娜爽朗地说。

港口戍卫队辅助境关工作，安多恩一整个下午都在报关大厅协检。到了晚饭时间，关务员邀他一同，自称要“照顾新同事”。去食堂的路上，安多恩问对方，什么情况下货箱会在港口滞留呢。他小心地没有提到之前和焦万娜的对话。

“嗯……四号港是货运港，滞留的情况不多见啊。毕竟要是滞留久了，理论上我们是可以把货物征收掉的。四号港走的大型货箱，丢一箱也是损失惨重……对货主来说。”比安多恩还高的萨科塔青年摸着下巴上不存在的胡子，深思熟虑地回答，没有注意到安多恩皱起了眉头。

“不过，确实碰上过货物到埠之后，收货企业没能及时卸货的情况……”

“为什么？”

“破产了。”

安多恩一时顿住，同事猜到这反应，大笑着用力拍他的后背：“你对工作还挺上心的嘛——没关系的，破产之后有清算拍卖，就算是滞留货物也会有人接收的。”

“那，港口不是成了免费仓库？境关会允许这种事吗？”

“当然要交滞留费啦！刚说的那一次，最后承运方的本地物流足足交了五个月的

滞留费，惨到家了……”同事这么说着，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这是焦万娜不理睬滞留货箱的原因吗？安多恩想着，总觉得什么地方还有些错位。他回忆和焦万娜的对话，摸索思考的痕迹，缓缓问：

“所以，滞留货箱会一直放在进港时的储货区……吗？”

同事转头看了安多恩一眼，点了一下头：“很细心嘛。是要转移的，虽然不一定及时……短期和长期储货区的吞吐量差距很大，境关会定期检查，转移滞留货箱。”

安多恩觉得自己好像抓到了那个线头：“定期？”

“嗯哼。你运气还挺好的……上周这月度的检查刚结束，我连着加了两天班啊！怎么不早点来啊小子！”同事一把揽上了安多恩的肩膀，晃了他两下，立刻感到了灰头发萨科塔瞬间的僵硬和……怀疑？高大的萨科塔晃了晃脑袋，难道我的好意还不够真挚？新人不领情吗？他有一点点受伤。

“好嘛，不说工作啦，我请你吃科西嘉派吧，怎么样？”高大的萨科塔放下手臂，笑眯眯地对新同事说。还是得用甜点。他严肃地想。

努力使同事相信自己并没有讨厌他之后，安多恩得以独自回到宿舍。

第二个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他将施术单元握在手里，望了一眼戍卫队办公楼的灯光，离开宿舍，走向仓储区。

他想，焦万娜很显然知道什么，但没有说实话。当然了，她没有与安多恩无话不谈的义务。

高大灯柱在地面划下浓重阴影，又被另一侧的灯光逼退到货箱边缘。安多恩在货箱隔成中向 I-34 走去。要是被发现会

怎样？也许该带盏灯，“帮忙巡逻”。他想着，犹豫要不要把光亮起来。两列货箱之外传来一声大喝：“什么人！？”

交叠的奔跑声越来越近。

被发现了？安多恩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目测角度——不，被发现的不是自己。有其他人闯进了I区。安多恩摩挲了一下施术单元，光在手心亮起。光线亮起的一瞬，第一个脚步声从安多恩身前疾跑而过，凭空降生的光源恰好照亮那张惊恐的脸。

年轻的乌萨斯，穿着农夫的布衫。

光线照亮了乌萨斯，也照亮了安多恩。乌萨斯的眼睛盯住安多恩的戍卫队制服，发出一声大喊，脚步一滞，似乎要向安多恩扑过来。

“——住手！！”弩箭声破空而来。

不假思索地，安多恩举起手臂，手心的光源瞬间膨胀，将乌萨斯和自己笼罩在内。

光芒之内，安多恩看到弩箭擦过了乌萨斯的耳朵。乌萨斯张大了嘴，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也只是一个晃神的时间。年轻的农夫转身慌不择路地奔跑，在亮如白昼的领域内，安多恩看到他翻出了港口的边界。

光芒熄灭之后，巡逻队员向安多恩跑过来，喘着气问：“那个乌萨斯跑了？”又比划了一下，问：“刚才那个，是你的源石技艺？”

“嗯，一点防御技巧，不过他并没有攻击我……”安多恩低声说。

“好家伙，防御技能，这么亮！……哎，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记得你是今天新来的？别第一天就受伤。”

安多恩点点头，看向乌萨斯逃走的方向。“需要追吗？”他问。

“嗯……应该是平民，暂且不用。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溜进港口……姑且先赶

走。要不是看他要向你动手，我也不想放箭。”

“我会写进今晚的报告里……要是再溜进来，就得逮起来问一问了。”巡逻的队员顺着安多恩看的方向望去。看来这位同事不知道。安多恩想。

安多恩留意辨认着野地中的踪迹，好在逃跑的人遮掩痕迹的本领不怎么高明。他发现自己接近了一座农场，农场边缘谷仓的屋檐下，窄小的气窗亮着模糊昏暗的光。

安多恩礼貌地敲门，注意控制音量，不打算惊动谷仓另一侧的民居。

耐心等待了片刻，安多恩又敲了一次。谷仓中透出的光抖动了两下，像是有谁拿起了提灯。在安多恩敲第三次门之前，谷仓的门开了，年轻的乌萨斯农夫看了一眼站在门外的安多恩，煞白的脸上写着恐惧和迷惑。“戍卫队的……大人……”他咬牙切齿地说，却也压低了声音。

“我不是作为戍卫队来的，这位兄弟。”安多恩让光在手心亮起。

乌萨斯眯起眼睛，盯着安多恩看了一会儿，将他让进了谷仓。

安多恩找到像是乌萨斯休息的地方，坐在一个空铁桶上。“我没有什么可招待您的。”乌萨斯生硬地说，依然站着，像是尽力礼貌，又压抑不住一点忿忿。

“你是去港口找人的，对吗？”安多恩试着用最诚恳的语气问。

“找什么人？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我不认识港口的人，我就是路过，一时好奇。”乌萨斯的语气依然强硬。

“你看到了我的源石技艺，对吗？”安多恩继续问，然而并不等乌萨斯回答，便继续说：“我的源石技艺，作用之一是庇护。

我可能没办法和你解释得很清楚……但庇护是‘对象性’的。刚才，它覆盖了四周的一小片区域。我们都看到了，在那个范围之内，只有你、我，和某个货箱的一角。”

“但在那个领域之内，我能清晰感知到的‘庇护对象’不止我们二人。”衣袖之下，安多恩握紧了拳头，不让自己的手颤抖。他接着说：

“你在找的是 I-34 货箱，你只差一点就找到了，对吗？”

乌萨斯的脸涨红了，他呆立片刻，突然跪倒在安多恩脚边。乌萨斯睁大了眼睛，举起双手，似乎不知该往何处放：“老爷、长官……您知道……您知道！她还活着吗？他们还活着吗？您会救他们吗？您能救救她吗……求求您！求求您！”

看着面前的乌萨斯，安多恩有些手足无措，他本能地想要后退，谷仓粗糙的墙壁却挡住了他。他的喉头动了一下，湿润干涩的舌头：“我想那货箱里还有人活着……我想是的。您不必那样叫我，请叫我安多恩……我会做我能做的一切。但我需要帮助。请告诉我您知道的。”

“……我收到了那封信，但已经来不及了！等我的回信寄到，照我妹妹说的日期，她已经钻进那个什么运输队长说的箱子，上了那条该死的船！”

“我不该和她说那么多拉特兰的事……不，不，我应该回去，我应该自己去接她，我该早点对她说我会去接她……呜……我……”

“那个杀千刀的贱种，他在骗人！骗子！！我在这里干了六年活儿，换了四份工，也没有拿到拉特兰城的居住许可，要是花钱就能行……啐！那贱种竟敢骗她，骗了那么多人！！”

安多恩看着乌萨斯眼中通红的血丝，

感到喉舌被千钧的铁块压住。他该说些什么？

沉默比乌萨斯的冬天还要重。他见过那样的冬天。

最后他将手放在乌萨斯的肩头，枯涩地问：“你妹妹……坐的船，何时离开乌萨斯的，你知道吗？”

“一个半月了……按大型货船的速度，早就该到了，我查了物流公司的信息，每天都到四号港附近打听，却一直没消息，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发生！……可我妹妹没有出现……一直没有……没有来找我……她还在那个箱子里，是吗？”

乌萨斯的眼睛里蓄满泪水，他抽动了一下鼻子。

“老爷，为什么那箱子一直不卸货？我知道，以拉特兰的规矩，就算是抓了偷渡的人，最多也就是坐牢，不会杀头……要杀也该杀那个运输队长！可是，一直不卸货，我，我怕……”

安多恩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又再睁开。

“……我来想办法。”仿佛有火苗燎灼，他想起层层货箱后巍然自若的拉特兰城。

“我很……抱歉。现在，我没办法给你保证……你每天都会来四号港是吗？我可以和你保持联络。至少我可以告诉你，每天货箱里……是什么情况。”

“我会想办法。”

“也许，事情也没有那么糟……我想现在港口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只有我。”他宽慰年轻的乌萨斯，也像在宽慰自己。

“不错，我知道。”焦万娜看着窗外的摆渡车，安多恩看着她的背影。

“那为什么不卸货？”

“因为那个乌萨斯说得对，我们要抓的是那个‘运输队长’。”

“这和卸货有关系吗？”

“安多恩，你很聪明，就别装傻，也别把我当傻子。我是你的长官，我做事当然有道理。”

“拿人命冒险的道理？”

“轮不到你在这里说教，黄毛小子。你以为拉特兰是福利院？”

“哦，拉特兰当然不是。”

听到安多恩话里的讽刺，焦万娜嗤笑了一声。

“好了，还有事要报告？你想写书面汇报也行，要我教你怎么用汇报系统吗？或者也有可能，你会去做一些安排给你的‘正当工作’？”焦万娜把重音落在了最后几个词上。

安多恩又去了I区。

他小心地围着I-34绕了一周，谨慎地释放源石技艺。货箱里至少还有十一个人活着……十一个，不算少，但他不知道一个半月之前走进这个货箱的人有多少……

他祈祷这些乌萨斯人的幸运。

焦万娜不是唯一的路，安多恩想。他打开终端，重新确认了一遍夜间巡逻的排班表。看起来焦万娜没有移除他的班次。

他为焦万娜感到一点遗憾，因为如果他是焦万娜，他就会那么做的——然后他醒悟，他在嘲笑焦万娜。只因为他小心忍耐，仍按捺不住愤怒。但他不应如此。

安多恩收拢心神。如果想用别的办法，他会需要一些工具。好在安多恩还有一位在农场工作的帮手——虽然严格来讲，安多恩才是对方的“帮手”。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他向港口之外走去。

回到港口的戍卫队宿舍，安多恩看了

一眼摆在窗前的电子时钟，日期和时间在暗下去的天光中刺眼地亮着。他闭上眼睛，在心中默算自己的排班时间，和其他队员的交接，焦万娜的安排。最近的一次是两天之后……

他最好再仔细研究一下货箱的结构。

明天去见仓储负责人。

今晚最好不要去I区了。

两天……

猝然响起的通讯声打断了他的担忧。他拿出终端，看到焦万娜发来的文字消息：

“I-34，现在。”

安多恩抿紧嘴唇。穿上制服，他走出宿舍，向仓储负责人的办公楼走去。

还没踏进I区，安多恩就听到了大型载具的引擎轰鸣。“卸货中”……他回忆刚才在仓储负责人那里看到的I-34状态标记，与卸货许可下发的时间。他望向那个方向，两列穿着戍卫队制服的身影站在载具阴影的边缘。

他听到带着乌萨斯口音的男人高喊，仿佛在抗议——但不是他认识的那位年轻农夫。一个暴躁的中年人，还有些声音在附和他。

然后是重物砸在货箱门上的声音——应该是某种重物，总不会是拳头……戍卫队里，应该不会有瓦伊凡……吧。

安多恩开始奔跑。

他听到货箱的金属门缓缓拉开的声音。这声音在白天的港口此起彼伏，此刻却显得刺耳。

载具的引擎声似乎消失了一瞬，然后骤然咆哮，与男人的怒吼同时响起，淹没了一切杂音。

在随脚步晃动的视野里，安多恩看到一列戍卫队员与搬运工装束的乌萨斯们缠斗到一处，另一列则后退，举起了弓、弩

与铙。

红发的黎博利锁住为首男人的肩膀，侧面发力，要将那个身形高大的中年乌萨斯按倒在地，直到——

安多恩看到载具的车门打开，司机模样的乌萨斯一跃而下，投出如矛尖般的双刃兵器。

安多恩举起手，同时意识到——
太远了。

兵器钉入焦万娜的左肩，冲力将她从中年乌萨斯的身侧掀开，黎博利向后踉跄了几步才稳住身形。

下一秒，她拔出扎进骨缝的矛尖，狠狠刺进正挣扎着站起的乌萨斯后背。

将乌萨斯一脚踢倒在地，焦万娜接过同僚抛来的弩，一箭擦过那个司机的脸颊，钉在载具车门上。

箭尾簌簌抖动

“为什么是那天……”安多恩低着头问，按焦万娜的指示给她削苹果。

“我要兔子耳朵的苹果，你会削吗？”焦万娜回到了安多恩第一眼看见她的样子，但这一次可能是出于遵循医嘱……大概吧？安多恩的脸色微不可察地扭曲了一瞬，把苹果切成瓣。“你在这种事上倒是听话。”焦万娜斜睨安多恩。“和你没关系。货箱滞留二十天，依规传讯相关人员处理。”

“别太自我中心了，安多恩。”焦万娜嘲笑道。

“那些人……”安多恩低声问，焦万娜的红发在视野边缘模糊成一团。

“自费遣返。”焦万娜向后一靠。

“……”

“我说了，拉特兰不是福利院。”焦万娜注视着安多恩。“而且，这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安多恩？”焦万娜放轻了声音，

安多恩抬起头，一瞬间甚至以为说话的人不是她。

“我希望你能好好工作。不然我会很难办。”焦万娜说。“多看看你的规章手册。把26节看上十个十遍。以后这种事别来给我找乱。”黎博利的声音又恢复到平常。安多恩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他放下手中削好的兔子苹果，站起身向焦万娜道别。

“你什么时候把铙拿回来？你确实有证吧？”焦万娜一口咬掉苹果兔子的头，最后问。

安多恩走出病房，带上了门。

焦万娜吃掉手里的苹果，翻了一个白眼。

两周后安多恩在港口交通接驳处被乌萨斯截住，年轻的农夫满头大汗地叫住了安多恩，身后跟着比他更年轻的乌萨斯女孩，女孩怀里抱着一个藤篮。

“安多恩……先生！我带娜达来给您道谢，快，娜达，快说谢谢！”

女孩的脸上还带着一点病容，却也焕发着毫无疑问的喜悦：“安多恩先生，谢谢您……要不是您，我不知道该从哪儿找出愿意给我担保的大人……我们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则！钱我也会和哥哥一起还的，我在努力找工作！”

“这是我做的饼干，我知道的，哥哥一直和我说拉特兰的事情，希望您不嫌弃……我放了很多糖！”

“谢谢你……娜达。抱歉，现在我只能做到……这样。”安多恩接过女孩双手捧上的藤篮，垂下了眼睛。

“您在说什么？我再没有别的盼望啦！我现在就像是到了天堂！要不是您……”女孩的眼睛闪着光，似乎还想继续说下去，却被哥哥打断了：“好了，娜达，别多话，别耽误安多恩先生的时间。”

农夫转向安多恩，看了一眼萨科塔背后的时刻表：“您这是要去城里吗？”

“嗯，我去一趟公证所。”

“这可真是，这，希望没耽误您搭车……太不好意思了，我看见您就冲上来了，怕娜达白跑一趟……”乌萨斯农夫对安多恩说，却又在提到妹妹时不由自主看向身边的年轻女孩。女孩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没关系的……”

“我看看，下一班车……还有十五分钟，您得赶紧去月台了！娜达，咱们和安多恩先生道别。”走过检票口之后，安多恩回望了一眼，看到乌萨斯兄妹还站在栏杆之外，妹妹似乎看到他回头，又挥了一下手。

安多恩在休息区等着前面练铳的萨科塔们出来。他约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到四点，可以趁现在再看几页《实用铳械技巧》。

“我第一次看见有人在靶场看这本书……”年轻的声音透露着难以置信。

安多恩抬起头，粉头发的萨科塔看了看他的脸，又看了看他手里的书。

“这本书不好吗？”安多恩问。

“不是说不好……不过，你该不会，第一次，来靶场？”粉头发一个词、一个词地蹦出来一句话，像是看见成年人站在婴儿学步车里。

安多恩只能沉默。

“你叫安多恩，是吗？”

“我是蕾缪安，上次没来得及和你打招呼呢。”

“这是你的铳吗？好复古的款式……唔，要不这样，我来教你用铳，就当是……”

“欢迎回到拉特兰。”蕾缪安说。

安多恩的手指划过铳柄的浮雕花纹，抬起头，回以微笑。





Artist: 深海鱿鱼酱





Artist: 今羽岁羽、



“圣徒”这个称号既不能使人提升实力，也没有向我揭示任何明确的使命。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选择……我必须自己寻找答案。

——费德里科·吉亚洛

1.截止至“探索者的银淞止境”推出前，游戏内一共实装了15名干员的异格形态。请问按照关系网对干员的分类，以下哪一阵营不包含任何干员的异格形态？



2.首个异格干员“炎狱炎熔”是在2021年的新年Side Story“画中人”中实装的，距今大约两年半。对以下异格干员按照实装顺序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 A. ③①④② B. ③②①④
C. ①③②④ D. ①③④②

3.目前也有一部分异格干员拥有了时装。以下图片的截取部分中，不属于干员异格形态的时装的一项是



- A. B.



- C. D.

4.异格干员的天赋通常会结合其异格前的设定进行设计。以下关于异格干员天赋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由于子职业的特性需要，归溟幽灵鲨和火龙S黑角在精英0阶段就可以激活天赋
B. 百炼嘉维尔的第一天赋可以使其攻击力和最大生命值提升，当其阻挡敌人时，数值进一步提升
C. “德克萨斯传统”的效果不需要在被动技能持续期间内触发，即使技能时间已经结束，仍可以触发该天赋的效果
D. “受选之人”所触发的额外攻击效果不会消耗技能期间的弹药数目

5.在焰影苇草实装之后，游戏内取消了对干员异格任务等奖励，这也预示着今后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异格干员。关于焰影苇草实装之前的异格奖励，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 A. 如果在异格干员实装之前，已经购买了该干员的时装，则会收到时装自选凭证
B. 异格干员和其本体的信赖值互相连通，且至今该规则仍然生效
C. 只需要拥有干员本体或者其异格形态之中的任意一个，就可以开启干员的异格任务，不过只能完成其中一边的任务
D. 干员异格任务会返还包括芯片、技巧概要、龙门币、作战记录、精英化所需材料在内的养成资源

6. 异格干员的技能通常也会结合异格前的状态，以及剧情设定进行设计。以下4组技能中，同组技能不属于同一干员异格前后的一项是



A.

B.



C.

D.

7. 活动中的剧情通常揭示了干员异格的原因。以下关于异格干员的剧情描述，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苇草在塔拉王城的遗址中认清了自己的使命，她并不是爱布拉娜的影子，而是人们理想中“领袖”的影子
- B. 格雷伊在“唤醒”来袭时展现出了直面挑战的勇气，他深知恐惧源于未知，而可以被分析的源石技艺造物并不值得恐惧
- C. 德克萨斯的父亲谋杀了她的爷爷，掌管了家族大权。德克萨斯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在纵火烧掉了自家之后就去了龙门
- D. 玛嘉烈认为，所谓骑士，就是拯救这片大地的崇高者。她被血骑士为感染者而战的精神所打动，并主动放弃前往冠军墙展厅

8. 芙蓉和炎熔这对姐妹目前都已经有了异格形态。以下关于她们的相关细节，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 芙蓉渐渐学会了用温和的方式劝诫病人，也承担起了相当一部分的专业工作
- B. 芙蓉也认识到了病痛对心理的影响，她认为只有当病人走出因疾病导致的阴影后，治疗才算完成
- C. 炎熔和炎狱炎熔的信物都是包含了特殊花纹的匕首套，但炎狱炎熔给博士的匕首套略新，是她亲手做的

- D. 仔细观察炎熔的攻击动作，可以发现她虽然携带了一本书，但实际还是将匕首作为施法道具

9. 黑角和夜刀是游戏中首次异格的二星干员，游戏中很多细节也似乎在暗示这是一对cp。以下关于他们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 由于异格之后是和《怪物猎人》的联动干员，因此不会在关系网中显示出异格之后的头像
- B. 麒麟 X 夜刀在发动第三技能时，具有晕眩、冻结和沉睡免疫，但不能阻挡敌人
- C. 火龙 S 黑角的第一天赋和其他武者的相似，都是在损失生命值之后提升攻击速度和防御力
- D. 夜刀虽然职业是先锋，但没有回复费用的手段，天赋则是减少自身再部署时间，看上去有点像处决者

10. 由于攻击方式和特性相似，浮士德和锈锤战士也被戏称为敌方boss的异格。关于他们，以下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浮士德



锈锤战士

- A. 二者都具有沉默、晕眩、沉睡、冻结抗性
- B. 二者都无法被阻挡且登场后一段时间内无敌
- C. 浮士德的紫色特殊弩箭造成的是物理伤害，而锈锤战士的则是法术伤害
- D. 目前只有在“水月与深蓝之树”的“误入奇境”里才可能遇见锈锤战士

扫一扫
查看本期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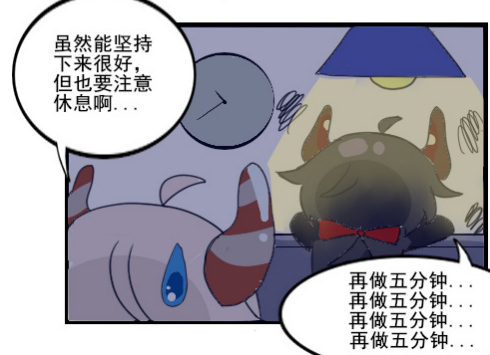


[点击此处查看本期答案](#)

漫画

©じょうわ

白聖





Artist: 猛男环游世界

征稿启事

《[回归线](#)》(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投稿，包括但不限于：

- + 短篇小说 (2500 字以内)
- + 中篇、长篇小说 (字数不限)
- + 插画、漫画
- + 其他《明日方舟》相关的图文作品

如果您有相关作品，欢迎您通过我们的邮箱：TCA_doc@163.com 进行投稿。投稿前，请先阅读 [《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另外，《回归线》因发展需要，现面向所有读者招募制作组成员，岗位和工作内容如下：

1. 杂志设计 (1 名)：根据每期杂志的内容，对杂志的板块进行规划设计；
2. 视频制作 (1 名)：根据需要，将编辑部取得的音视频及文字素材制作为视频。要求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视频剪辑软件，会使用 AE 等动效制作软件，能自行制作特效者更佳。

请有意愿加入的读者将您的称呼，联系方式和想要加入的岗位发送至[邮箱](#)，并附上您之前所制作的作品 (如果有)。

感谢广大读者与创作者的支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

Contributions
Wanted



塞雷娅_新的时代

这会是最好的时代，也会是最坏的时代。愿繁星与你同床共枕。

宁声

我们在白桦林下相遇，我们决定自立门户

雨天

杜宾看着那双盈盈的绿眼睛，
像是看到了玻利瓦尔那片被春风吹拂过的大地，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
生命的气息飘散在原野上

林中的复仇者

梦是一个悠长的傍晚
伴随着憎恶，惶恐和悲伤
老农慢悠悠吐着烟圈
告诉她死亡是一场远航

一似金黄的明月般

年轻的安多恩向贤者们求教，但答案来自其他人。

取铊

年轻的安多恩从流浪中回归拉特兰，他面临一个重大问题。